

蔣管區真相

(第一集)



东北书店 印行

蔣管區真相

(第一集)

★東北日報社編★



蔣管區真相（第一集）

東北日報社編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十月 一——五〇〇〇

定價

編者的話

在本書第一、二集搜集的文章，都是「八一五」事變以來蔣佔區通訊，因為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制度對言論自由的剝奪，能够盡情報導國民黨專制獨裁及美軍暴行的文章不多，現為本書搜集到的，對於蔣佔區黑暗的暴露，還不過事實的千萬分之一而已。不過從此我們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雖然有許多文章發表的時間頗久了，但對於我們東北讀者來說，還是『新聞』，有一讀的必要。即使作為歷史來看，也是國民黨反動統治不可缺少的一頁，我們亦應該知道。但由於國民黨的軍事封鎖，不但使我們很難見到蔣佔區報紙雜誌，便是關內解放區的出版物也不易收到，所以我們不可能把所有關於蔣佔區的通訊都搜集齊全後選編，而是幾乎把現在所看到的都編印了，因此，一定有許多好文章未看見，蔣佔區許多地方的情形在本書上還無報導，這些缺點，只有等將來補救了。

目 錄

編者的話	余修 (一)
北平見聞種種	宗淮 (六)
實在有些不順眼 (北平通訊)	周而復 (九)
北平印象	張香山 (一六)
北平人愁慘過春節	張香山 (一八)
中秋話北平	彭雅 (二三)
劫案裏的把戲 (北平通訊)	鄭文 (三一)
混亂的天津	于燕言 (三九)
從失望到憤懣	朱鳳熙 (四五)
上海『光復』了嗎?	
上海人物	
上海湧起了群眾檢舉漢奸運動	

天亮了嗎？（上海通訊）	季平（五一）
臭的秦淮河（南京斷景之一）	何滿子（五七）
『收復』畫幅（南京、上海、天津、北平見聞錄）	申述（六〇）
不忍見的廣州	余刻溪（七四）
悲憤寫廣州	陳凡（七七）
廣州一瞥	張展平（八一）
江南在呻吟（蘇州通訊）	吳一民（八四）
阿Q家鄉二三事（浙東通訊）	刁予（八九）
杭州在勝利後	丁雲（九三）
開封記聞	魯金（九八）
今日太原	（一〇二）
泰安城的悲哀	李普（一〇四）
台灣是一座火山	絲佳（一〇七）
蔣管區素描	李麗蓮（一一二）
從蔣管區報紙中看『收復區』真相	（一一一）
蔣佔區——人間地獄	（一二八）

北平見聞種種

——北平通訊——

在北平住過的朋友們，在這抗戰八年艱苦工作中，誰不常常對這可眷念的古城、殘垣斷壁、舊往，大家喜歡提它，談論它，常常如數家珍似的，述說這兒的文化盛況，便宜的生活，古老景物等等，總之，大家覺得對它很親切，大家都是匯集了一個總的希望，希望一朝勝利到來，主人翁的身份，踏上自己的國土，重睹解放後的新面貌，親朋團圓，歡聚一堂，過着自由愉快的生活，生氣蓬勃的從事各種建設工作，把它建設的更好，更理想。

但是，現實的情況，對我們的希望諷刺的太無情了。

一 八年換來一把辛酸淚

日本投降後，這裏的機關到處裁減人員，小職員失業者到處皆是。無法生活的嘆息聲到處可聞。因為重慶飛來了大批新貴，機關裏的公務員也分兩種：一種是新換的職員；一種是原機關舊有人員，在待遇上，假如他們的薪金數字是相等的话，前者發給的是法幣，後者發給的是聯銀票，這其間就是四倍之差。屬於第一類的人物高視闊步，盛氣凌人，彷彿表示自己抗戰有功，很矚視那些本地人小職員，往往在一張桌上辦公，互不理睬。這裏傳說着這樣一個故事：兩個職員因一件小事發生爭執了，

勝利後的新員不容對方分辯，就是一個耳光，那個小職員看了對方兩眼，爬在地上給他磕了個頭說：「在日本人手裏受了八年骯髒氣，天天盼你們來，今天我算認識你們了。」

二 生活難

敵人在的時候，人民生活是困苦不堪，布疋、日用品、糧食都統治着。配給的小米麵、雜合麵，都給滲了石粒砂子。日本投降後，出乎市民意料外的物價上漲，一直沒有回跌過。一般的日用品和糧食，從十倍漲到廿倍，目下已漲到三四十倍不等，中小市民叫苦連天。舊歷年關時又上漲，現在春節過後，物價並未下落。如小米麵年前為六十八元一斤，年後開市，已賣七十六元，雜合麵七十二元一斤，較年前亦上漲八元。煤球每噸四百四十元。豬肉舊歷年前三百四十元一斤，新春開市後增至四百八十元。這裏普通職員及公務員，薪金多在二三萬法幣之譜，如此生活支付，租房穿衣算在內，一人生活已十分可憐，養家糊口真是談何容易。舊歷年前，救濟總署以從澳洲運來的麵粉配給貧民，除經調查係赤貧者外，一般市民須交聯銀票七百五十元才能換一斤麵。記者曾親見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於寒風中，購領救濟總署之配給麵粉。都市生活，想吃頓白麵粉，真是費盡了手續，花够了錢，才能得到一點，閉目一想，真是「長安居不大易」呵！

三 春節風景

一提到故都的春節，令人馬上想到廠甸的風車和大串的冰糖葫蘆。記者爲了領略本地風光，曾親去天橋、廠甸等處，昔年那種「車如流水馬如龍」的盛況，現在已經沒有了。廠甸、海王村、火神廟

文化市場等，均甚蕭條，雖然也有些紅男綠女，但擺設的攤販生意甚為冷落。當記者由廠甸至天橋途中，路經幾條胡同，就遇見了五六個乞丐，衣服並不甚襤褸，跟在身後向行人乞討：『老爺，我肚裏餓的慌呵！』這種求生存的呼喚，想不到成為年景的點綴。滿街登三輪車者甚多，記者離開故鄉八年，舊地重臨，見到只有這項生意並未蕭條。在東城一帶，時見日本僑民，女的多着中國時裝，油頭粉面，舉止豪華，來來往往，並不減當年那股傲氣。記者至景山時，還遇見日軍穿着中國軍裝，領章，臂章整齊，携妻小出遊的怪現象。

市區電車交通很紊亂，過去共分五路，現在都將車牌取消，車子開往何處，往往售票者也不知道。車甚擁擠，往往有購票而不得上車者，市民都感不如從前方便，近來從東城到西城，到城門，均添設公共汽車，唯定價相當昂貴。

一般娛樂場所，較平時擁擠，電影院生意更好，上演者以美國五彩有聲片為主。天橋一帶戲院多上演迷信，低級趣味的國產影片，如偵探、濟公活佛等。真正為人民所需要的健康的娛樂場所，一家也沒有。街上、市場、舞場，到處可遇到美國兵，東西長安街，從早到晚，所馳過的車子，大部都是吉普車，有的車上坐着吉普女郎。

商店和市民們，依然依照慣例，貼起春聯，閉起門來，穿新衣，互相拜年。舊歷初五以後，各業大體開市了。商人們對聯銀票、法幣、關金、這樣多樣的紙幣，麻煩的比數，煩言甚多。

四 寂寞文場

關於北平的文化情況，記者所感到的只是寂寞。東安市場的丹桂商場裏，再找不到像八九年前那

樣大的雜誌攤，和出售進步的各式各樣的刊物的書店。賣舊書的舖子，大部賣的是日文書和線裝書，近二三年大後方出版的政治經濟的書，簡直是鳳毛麟角了。廠甸一帶的書舖，大部歇業了，購書的人也寥寥無幾。

這裏的報紙有十多種，『華北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由於上面時常登載顛倒與誇大的事實，因此它雖然遍街張貼，讀者却並不多。舊報紙復刊的有『世界日報』、『益世報』、『北平新報』等。一度爲民主同盟機關報的『正報』去年被封閉了。相反的，天天宣傳反共。專以造謠，誣譏八路軍。解放區爲能事的『建國日報』，當局反而任他狂吠。

學生們好像並不像以前那樣易於惹人注意了。在敵偽統治時期，因爲中國大學，輔仁大學是私立學校，青年們爲了不願住偽北大、師大，所以這兩校學生都二千以上。北大和師大的舊址，現在都是臨時大學的補習班。

從重慶寄來的『民主雜誌』、『人民文藝』、『民主週刊』等刊物，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在北平市場上出現了，它帶來了活氣，青年們，市民們，公務員們，店員們，都在談論民主問題了。聽說西南聯大不久計劃北遷，許多名教授也要北來講學。從上海、重慶，也陸續來了一些文化人，相信不久後，北方文化的活動，又將以北平爲中心而開始活躍。

五 和平民主振奮着人心

去年雙十協定以後，北平的人心，曾一度歡喜，物價亦曾下跌，但以後由於頒發『剿匪手本』，國民黨軍不斷進攻解放區，人們的心情又沉重下來。許多從鄉下到城裏的鄉下人，傳說着八路軍和解

放區的情況，人們的心眼裏閃着希望的光。許多河北省老鄉，都說火車通了要回家去。那時，城裏會一度罩上恐怖空氣，接着三外長會議公報發表了，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發表了，馬歇爾特使來華了，中共代表飛重慶了，政協要開會了，這一連串的事情，強烈着吸引北平市民。新年過了，接着停戰令下了，國內和平實現了，中國抗戰八年，人民多關心國事呵！當葉參謀長抵平的晚上，小報販興奮的吆喝着：『八路軍的參謀長進北平來了！』後來竟喊起『八路軍進城來了』。當夜家家戶戶爭購報紙，葉參謀長到平，給北平市民帶來了和平民主的福音！好奇的北平市民，有的特意到執行總部的辦公處協和醫院去看葉參謀長的儀表，有的人聽說調處執行總部門前守衛的門崗是三方的人都有。一位熱情青年，還特地跑去看了。一次八路軍。

戰爭教育了人民，尤其是北平的市民親身經歷了敵偽八年統治的苦楚。生活使他們明白了誰是可信賴的，誰是靠不住的，更明白了現在已是民主的時代，人民的時代了。從這座古城的四面八方，都是傳說着人民勝利的消息，古城的人心，能不振奮嗎？大家知道光明就在面前了。

（註）作者在此描寫的振奮人心的『和平民主』現象，剛有實現的可能，不幸立即便被蔣介石及美帝國主義援蔣政策所毀滅了，他們擲毀了政協決議及停戰命令，發動了空前殘酷的大規模內戰，堅持專制獨裁和無恥的賣國政策，使剛從日寇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更大的災難中。

編

者

實在有些三不順眼

宗 淮

——北平通訊——

在陽光底下的古城，比九年前離開它時顯得衰頹、萎靡殘缺多了。王府井大街的洋鋪子有些牆腳已露出了磚瓦。東長安街的牌坊，綠色的瓦雖然還發着光，但是柱子上的紅漆已經一塊塊地裂開，開始凋落了。有人說日本鬼子擴充了街道，我可沒有注意有什麼和以前不同的。三輪洋車倒是一個在敵人佔領中新增長的現象，老式的洋車夫告我，這些新車因為快，賺錢比較多些。但是租錢也較貴：「一天就要花上聯幣一千五百元呢。」『你們一天可賺多少錢呢？够糊口嗎？』『您話打哪說起了？咱們一家四口，還有一個老人家，一天至多拉個三千塊錢，少的只拉千把塊。一天交上七百租車錢，一年交上一千二百的車稅。白麵就得上千塊一斤。咱什麼也不敢吃，就吃窩窩頭，還不够飽。』北平洋車夫，小販，甚至有些大商店和飯館都是以偽聯幣計算價值的。他和法幣的比率是五比一。洋車夫的收入，舉例來說，從北京飯店到南長安街才三百元偽幣，若在重慶怕非八、九百元法幣不可。『日本人在的時候。晚上吃醉酒，坐了車不給錢，還要揍拉洋車的，他們還帶着刺刀說，不好好送要挨刺。咱們見了他們都溜跑了。』說着，說着，三個日本兵走過，臂上繫着紅十字布條，大概是軍醫護士之類。洋車夫回過頭來就罵：『瞧這些鬼崽子，看了真不順眼。』

「笑話」

北平的老百姓披着破爛棉衣，吃着窩窩頭。而大街上，鬼子們穿着中裝，西裝，皮大氅，呢絨衣，皮鞋，女的更是燙髮擦脂弄粉。有的乾脆穿着和服（據說投降不久後，他們都曾一度改穿中裝，韓服或西服，現在已逐漸感到無此必要了）。一個個長得白胖胖，自由走來走去或是坐着洋車，拉車的是中國老百姓。據說在執行總部來前幾天，才把這裏最後一批的日軍集中到城郊日本人原來計劃建築的新北京城和西苑兵營去。受着他們自己人的看管，吃的還是剝掠中國先儲藏在倉庫裏的上好白麵。去參觀過他們集中生活的朋友告訴我，裏面的牛肉罐頭至少可支持二月的。這裏沒有任何嚴格和有效的辦法，可以制止軍人不卸下軍裝搖身一變為普通僑民。敵僑在淪陷區和敵軍軍事工作的配合，和對中國人民的罪行難道是可以寬恕的嗎？我問了以前在歐洲戰場服過務的美國朋友，在法國或其解放了的國家，戰敗國的人民是否享有這樣的自由？他們說：『笑話！』平安電影院一直到東單菜市前面那塊空場擺滿了賣舊衣，舊貨的攤子，多半是和服，日本式裝飾品和用具。有許多是全新的，看來是日本人辦的商店洋行，化整為零變賣財物的辦法。據那些朋友說，這些攤子的存在也是中國人對敵人特有的寬大的一種表現。

和蝸牛競走的遣散

目前在北平的男女敵僑約有八萬餘人。遣散回國的事比蝸牛爬得還慢，誰也不清楚到底那年那月才能把這些人送回日本。假如去逛東安市場，鬼子和你擦肩而過或比肩同行；他們和你一樣——更比你濶些——在逛市場。市場中門口拐個灣便有一座所謂經濟小食堂，一進門就可聽到呢喃刺耳的日語。一個短髮戴黑眼鏡穿西裝的日本女人，走來走去招呼，似乎是老板娘。帥府胡同那所精緻的寶宮

衣服店的櫃檯上，分明坐着兩個日本男子。出了前門向左拐，有好幾條胡同，小吃館子裏時常坐着依然穿着軍服的皇軍，抽着煙在聊天。北平的朝鮮僑民，和在日軍服役過的兵合計有二萬餘人；但據『他們』自己說有三萬多，近來很多日本人都搶着冒充韓國人，更有不少利用中國人名字買賣地產。政府本月二十日公佈了留用日本技術人員的計劃，引起了輿論界不少評論。天津大公報廿一日社論說：『技術人員解釋起來很泛廣，凡有一技之長的俱可稱之爲技術人員，沒有嚴格的標準留用，甚不妥當。尤其一般管理人員更不能視之爲技術人員，這兩者之間有時是難於分辨的。有人以爲地方接收之後，公私事業多陷停頓，爲國詬病，留用日本技術人員，駕輕就熟，使公私事業不致停頓過久，豈不甚好。我們不完全同意……我們觀近處，尤其是在北方這個地方。日本人在北方已經紮了根，我們看他們在我們北方的一套經營，就可以知道。』橫濱正金銀行經理嘉奈男爵曾告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更迪爾說：『日本在華北的經濟發展，規模之大，超過一般人想像。其中有七萬日籍技術人員，監督各種工業。』

散佈法西斯毒素的書還在出賣

日本人不談『投降』只談『和平』，如『和平』後物價高啦，『和平』前咖啡多等等，東安市場舊書攤上還賣着原口統太郎著的日本如何掌握支那人心（譯意），英文唐良禮著汪精衛傳，希特勒著：我的新秩序，戈貝爾：納粹秉政以來，以及數不盡的日文書籍。在散佈着法西斯的毒素，日本帝國侵略主義奴役中華民族的帝國思想。

北平印象

周而復

今年北平氣候極為晴爽，也不太冷，重慶穿的衣服完全够禦寒了，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剛過萬牲園，行人稀少，樹木凋零，有荒涼之感。但更荒涼的是北平的市面，上午八九點鐘人就稀少了，晚上七點多鐘，除了前門一帶，人就越發少了，舖子也早就關了門。其實白天，雖然未關門的時候，顧客也還是够少的，每一家舖子（飯館是唯一的例外）總是店員多於顧客，有許許多多舖子不過是照例開門關門而已。這是北平給我的第一個印象：蕭條。

一進西直門，經過西四牌樓，西單牌樓，長安街，東交民巷，王府井，再轉進一個胡同，除了大多數商店以外，到處門上是封條，右一個封條，左一個封條，封條上加封條，什麼第十一戰區司令部，軍令部的，市政府的，你封我也封，於是乎產生許多糾紛：其目的在爭奪敵偽財產。在封條後面，又進行另一種買賣——走私。一切被封存的物資，反正是沒有主，也就是誰都是主人。北平市的捐稅增加了。單拿房租一項來說：就漲了五六倍。這因為市政府的開銷不够。上個月市政府的一年預算是一百七十億法幣。國民政府只能給二十億，這數目只够養活警察。還差一百五十億，要自籌。去年十二月份的市政府的行政費是五千萬元法幣，合二萬萬偽幣，但上月實際總收入却只有一千萬偽幣，又要自籌，於是乎加捐稅。房租加了，汽車牌照稅加了，自行車牌照捐加了……但是沒人收。因為接受的機關房產太多，職員太少，而且都在忙着自己的接收和買賣，當然更少有人來收捐稅了。

北平在飢餓着。中等以上的人家，每天吃不到一頓白麵（目前白麵已從十六塊法幣一斤漲到二百元一斤了，一般人是吃不起的）。一頓稀粥，一頓窩窩頭，一頓麵，雜糧，這已是不錯了。這雜糧什麼都有：據說有一百多種。只要在街上，碰到人，稍稍留意一下，過往的人，你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北平人的肚子都一般大一些，因為吃雜糧營養少，吃的多，脹大的。衣服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今年氣候不太冷，然而究竟是北平，早晚的風吹在身上是够勁的，許多洋車夫沒有客人的時候，蜷曲成一團，所以寧可價錢少點，拉點生意，跑跑，身上暖一些。現在北平還有很多人沒有棉衣穿。當本月初在北平也實行車馬靠右行的時候，在景山東街掛上橫幅馬車靠右行布標語，僅僅一天，便給人偷下來，做成衣服，披在身上禦寒了。

北平還缺乏燃料，雖然華北以產煤著稱，北平就感到煤荒，許多中下等人家沒法生火，電車是少到幾乎等於沒有，電車站上，經常等滿了人，有些人乾脆不等，自己走了，或者坐洋車。公共汽車沒有了，小汽車大半是重慶官員和美國官兵的，大汽車是用木柴燒的，坐一次要等半天。目前一般人民唯一代步的工具是洋車和三輪車，最遠頂多不過二百法幣，從王府井到前門，五十法幣就足够了。

北平人的貧困，恰恰襯托出日本人的富足。他們吃的很好，足 經常出入飯館，來往市場，回家的時候，總是買了一大堆東西，用花布包袱包着帶回去。穿的也還很漂亮，西裝革履，態度軒然，坐在洋車上，還是那一般目中無人的神氣，不過眼光裏多了一點彷彿鬱悶的神情。但是有一點是變了，國防色協和服在北平市絕了跡，和服也大大的減少，我簡直沒有看見男子穿的，只有少數女的仍舊穿着。大部分男的日本人是西裝，一部分則直截了當地穿上長袍，儼然中國人。女的絕大多數是穿西裝氈和大衣。這樣服裝幾乎成了日本女子的制服，但不管穿什麼衣服，你走到街上，到處都可見到穿着

中西裝的日本人，兩條「羅圈腿」有精神地走着。我們對敵人太寬大了，我想起數年來，在北方戰場上死去的人民和戰友，我不禁黯然了。我們是勝利了嗎？

奢侈和寬大，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x

x

x

從日本人的服裝上，我對北平得到另一個印象：一切是「換湯不換藥」。絕大部分的機關，還是保持偽職員，關於偽軍，有人公開的說：「偽軍加委了，改編了，就不能說是偽軍。」如果，這句話對的話，那麼敵軍一改編，加委，也就不是敵軍了。

在學校裏，也是換湯不換藥。中學生的水準非常低下，教員仍然是偽教員，課本依舊是偽華北教育總署訂的，課本上說：英美是帝國主義國家，蘇聯是無政府主義國家，這樣學校，便算是接收了的，我不知道接收老爺們，除了接收物資外，腦筋裏會有工夫想到這些「小」事情沒有？

報紙也是這樣，華北日報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華北日報是接收偽新民報而辦的，大部分職員是偽職員，訂戶也是從前的，照着從前敵偽的辦法辦理，所以頭頭是道。

x

x

x

北平人民，從日本投降到現在，大概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是「暈」，——八年來在敵人統制之下，一旦敵人投降，勝利到來，盼望回到祖國，所謂「心嚮往之」是也，事實教訓了他們，一切完全和希望相反，他們迷途了，於是進入第二階段：就是「亂」，——在失望之餘，不知如何是好，人心惶惶，慢慢就轉入第三階段。「醒」——事實發展，告訴他們，應走的路子，何去何從，壓在心底的願望終於忍不住表現出來了。當葉劍英參謀長到東來順去吃飯的時候，路上就被許多青年發現了，